

翁新华 著

淫羊藿



曹新华 著

淫羊藿



翁新华 著

淫羊藿

作家出版社



I247.5
3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淫羊藿/翁新华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8

ISBN 7-5063-1925-X

I. 淫… II. 翁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6728 号

淫 羊 藿

作者: 翁新华

责任编辑: 潘婧 秀芬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版式设计: 英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13 千

印张: 16.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25-X/I·1909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湘鄂赣交界处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大山，其中有个山头因其形状特异引人注目，它的三个峰峦比肩而立，中间一个略高，其余两个略低，隔远些看，酷似一只巨大的笔架，山上古木参天，百草丰茂。据传元代一位叫东坦老人的名医来此寻找药草，发现了一种可供男子滋肾壮阳的双子叶植物——淫羊藿，甚是高兴，当即研墨挥毫，详细记录下它的具体形状和生长季节、炮制方法，随后将笔搁置山顶，抓起酒葫芦痛饮几口，倒头小憩。一觉醒来，山便化为笔架形状。后人为了纪念东坦老人关于人类性病学领域内的这一杰出发现，遂将此山取名笔架山。

及至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山下有了一所中学，叫笔架山中学。它的前身是一所有名望的私塾，叫羊藿私塾，出过不少秀才，据传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中过探花，因其长得眉清目秀精通乐理被皇帝招为驸马。不巧的是，进入宫廷后，床第

生活并不和谐，便悄悄地返回笔架山，偷食了那种野草熬制的药汤，从此与公主相得益彰，子孙旺盛，白头偕老。

笔架山中学地处偏远，缺少知名度，校长马先觉是个风流才子，原是从县一中校长的位置贬谪而来，细究笔架山的来历，顿觉春心荡漾，上呈报告将校名改为淫羊藿中学，并迁得离公社近一点，一是“淫羊藿”来历有点“封资修”，二因财力不济，二者均未实现。也罢，闭塞虽有缺点，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，老师们不乐意在这儿久呆，但也有它自身的优点，环境幽静，远避市嚣，孩子们可以心无旁骛，安心自在地读书。

马跃进是这所中学高二年级一名杰出的学生，当时的准确年龄是十八岁零一个月。十八岁的男孩子已经不算小，身体已经发育成熟，他的初恋已经蓬蓬勃勃来到。但他对性爱的理解十分肤浅，生理知识贫乏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先驱之一的恩格斯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非常精辟而且极富人情味的，遗憾的是，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，他没能接触到那些理论，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他的初恋染上一些悲剧色彩，以至于影响到他整个一生。

他是那个班的班长，朴实憨厚，清秀俊美，不乏阳刚之气。学习成绩好，体育成绩是班上最棒的，爱好音乐，会拉二胡，会唱歌。他唱歌的嗓音高亢浑厚，共鸣音强，而且不走调。这一点，在乡下孩子群中十分罕见。

发现他这种音乐天赋的是班主任陈丽丽老师。陈丽丽毕业于省师范学院艺术系，刚分配到这所中学来，当时的准确年龄是二十二岁差三个月。马跃进的同班同学，最大的也有二十二岁，所以陈老师往学生堆里一站，根本就不像个老师。陈丽丽年轻美丽，活泼开朗，潇洒大方。京剧唱得特别好，念大学时扮演过样板戏里的李铁梅和小常宝，她的美妙甜润的歌声总是

在校园里飞扬，真可谓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她来报到时，携带之物除了一口装着衣物的小皮箱，全是些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乐器，吉他呀，手风琴呀，二胡呀，小提琴呀，洞箫呀，藏头露尾地塞满了好几只尼龙网袋，有点像个乐器贩子。她的到来，无疑给偏远闭塞的笔架山中学带来了欢乐。语文老师吴老师开玩笑说，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泥石笔架，陈丽丽一来，变成个蓝田玉笔架了。吴老师主要指的是她出众的容貌。

陈丽丽被安排当马跃进的班主任，全校十五个班的音乐课归她教。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时，她把学生一个一个叫到面前唱同一段京剧，自己则很仔细地听着，一边用一个指头轻轻地打着节拍，俨然一位老中医眯着眼睛给病人号脉。马跃进一张口，她吃了一惊。当然，她吃惊的样子也是美丽的，就像一朵悄然开放的含羞草突然遇着了触摸，身子轻轻地一缩：

“停下。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种田。”

“有文化吗？”

“母亲识字，大概相当初中水平。父亲不识字。”

“过去是不是民间艺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会唱民歌小调吗？”

“用一万倍的显微镜，也找不出一个音乐细胞。”

“而你却有音乐天赋！”

“你笑话我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……要是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奢望。”

“这不是奢望。这应当成为你的理想。学校排演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你可以演李玉和A角。”

马跃进有些腼腆：

“我从没演过戏，连平时上台发言都不敢面对观众。怎么演得了李玉和呢？”

“当然是我教你。”

“教出的戏子出不了台。”

陈丽丽噗哧一笑：“哪里话！”

“村里人都这么说。”

“不足为训。其实，演员都是导演教出来的。只要你牢记毛主席（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）的教导，就能把李玉和演好。”

“我不会唱京剧，一句拖腔忽上忽下拐十几个弯子，气都出不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听我唱，我就觉得出气不赢。”

“怪了。你又没有哮喘病。”陈丽丽忍不住又笑了笑，“那是没掌握好换气的要领。这个毛病很容易克服。整个学校一千多学生，我一个个听了，你的京剧唱得最准，调门最高，音色圆润，而且你的乐感也很好。你有音乐潜质。”

“我的相貌丑，不适合演戏。”

陈丽丽从脸到脚重新打量了他一眼：

“你一点不丑，不但不丑，还长得很帅，是个美男子。马跃进，你知道，男孩子长得好不好，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评价。自己是不能给自己打分的。”

扮演李铁梅的王红英偷偷瞅了马跃进一眼，果然很帅。心里不由一热：

“马跃进，不要孔夫子搬家——迂书（谦虚）了。陈老师要你演，你就演吧。”

马跃进长到这么大，算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好看的女老师，

而且又这样年轻。由她来当班主任，并教他唱歌演戏，心里暗暗高兴：“试试吧。”

“不是‘试试’。你一定会成功！”

发现了马跃进，陈丽丽特别的高兴。笔架山中学爱好文艺的，女生多，男生少，像马跃进这样的艺术苗子真是凤毛麟角。他不但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而且长得十分英俊，粉嘟嘟的圆脸盘，双眼皮大眼睛，眸子幽深有光，一米七二的个头，身上每一个部位的长度和宽度都符合表演艺术家的比例，虽然有点拘谨，却不乏潇洒大方。这正好显示了一个小小男子汉的涵养。当然，她也不难看出他的寡言少语，还有些许的忧郁。想着这些时，她不由多看了马跃进一眼……

——就在这一瞬间，春雁长鸣，和风拂煦，暖潮汹涌，融化了冰封的冻土，万物苏生，孕育了二十二年的蓓蕾忽然绽开——她恋爱了。她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脸颊飞红，心跳不止，半晌动弹不得。同学们见她这副样子，以为她突然哪儿不舒服。

她挥挥手将同学们遣散：

“好啦好啦。今天就到这儿打住。”

马校长走过来：

“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“宣传队大有希望！开始，我为男主角犯愁，现在，我的顾虑打消了。马跃进是个音乐天才！”

“是吗？”马校长也高兴，“这就好。你就加紧排练吧。不过，你的提法不妥，以后别提什么‘天才’，提‘素质’吧。别误会我的意思，你说的，我不是不承认，而是提法不合时宜。批过林彪的‘天才论’才几年，怎么能提‘天才’呢？”

陈丽丽立刻派定了角色，开始了密锣紧鼓的排练。

学校走“五七”道路，成天不是去附近生产队支农，就是去校办农场劳动。排练可以不晒太阳，大伙特别起劲。同学们起劲，陈丽丽更起劲，尤其在马跃进身上，她花了不少功夫。

马跃进也有淘气的时候，陈丽丽逼得太紧，他就经常溜溜套，有时还使点牛脾气，把陈丽丽气得哭了几回。陈丽丽哭鼻子，他就哧哧地笑。

陈丽丽脸一板：“笑什么笑？唱得稀里糊涂，还好意思发笑！”

马跃进说：“我笑你像林妹妹，眼泪从春流到夏，从秋流到冬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呀。”

陈丽丽一惊，原来这个美少年还读过《红楼梦》呀！……于是，回过头来又做他的思想工作，就像幼儿园阿姨哄劝淘气的娃娃：“马跃进，我是真心真意培养你，你却不愿吃苦。等你将来成了歌唱家，你会想到老师的。”

“你就会哄人。笔架山八辈子没出过歌唱家，我哪有那样大的出息？”

“哄你？哄你我能多一点什么？你确实有音乐天赋。天赋，懂吗？——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东西就是天赋。如果你将来应验了我的预测，你敢用你最诚挚的感情，创作一首歌，自己唱出来，悔恨你的淘气？”

马跃进说：

“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自然会那样做。”

两个月后，《红灯记》在学校礼堂试演了一场。马跃进演得果然好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都像电影里的钱浩亮，唱得也不

错，除了节奏上欠点火候，字音是咬得很准的，十几段唱腔唱下来，根本没有出气不赢的感觉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，他和钱浩亮唱着同样高的调子。

王红英却明显地力不从心，一接触高音就往下掉，顾得了唱腔，顾不了呼吸，顾得了呼吸，顾不了唱腔，而且老走调。陈丽丽躲在幕后帮腔，观众发现不了，以为王红英也唱得不错。老师和同学们奖给了他们许多掌声。

马校长说：“陈老师，公社教育组已经来了通知，笔架山中学代表队已经列入全县中学生样板戏汇演单位，你要抓紧排练，对学生一定要从严要求，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。汇演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我们学校已经剃了几届光头了。”

陈丽丽说：

“既然如此，我得在第一号英雄人物身上做点文章。一般排练和重点角色强化排练相结合。比方马跃进，主要就看他的戏，必须开小灶。”

“那，你就开吧。”

陈丽丽对同学们要求挺严，谁没唱好，或动作不符合规范，批评起来不留情面。以前，她自己常常气得哭鼻子，现在她不哭了，但她可以骂得淘气鬼哭鼻子，哭完还得乖乖地练习。比方王红英，挨的骂最多。在宣传队员的眼里，她几乎成了陈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。

王红英是班上的文娱委员，苗条单瘦，皮肤白皙，眼睛清亮，容貌仅次于被人称为“校花”的刘学青。她会赶时髦，尽管家里很穷，却喜欢学着城里的女孩装扮自己，只是身上的土气还是很显著。她虚荣心很强，试演时别人一鼓掌，下了台就有点飘飘然。她说：“其实陈老师帮不帮唱，我都无所谓。”

马跃进虽然淘气，却不喜欢这个“无所谓”。他说：“陈老师不帮唱，你就只能演无声电影。王红英，还是谦虚点吧。”

“哼，”王红英嘴巴一翘，“你都把陈老师气哭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陈老师说你是音乐天才，你就以为自己真是天才啦？那是给你戴高帽子，怕你捣蛋！”

王红英虽然经常和马跃进斗嘴，却很喜欢和他接近，陈丽丽一不注意，她就主动和他闲聊。她也开始恋爱了，并且直到生命终结，她对马跃进的痴恋始终没有动摇过。

“哎，马跃进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

“马跃进，你准备将来从事什么职业？”

“你敢告诉我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吗？”

.....

陈丽丽对王红英的话特别敏感，听到了，就大声朝她吼：“王红英，你以为你唱得蛮好吧？老师同学鼓了几下掌，你就把自己当成刘长瑜啦？这是艺术，要精益求精。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。整个剧组，就你复杂！”

王红英觉得“复杂”二字甚为刺耳，说：

“我怎么‘复杂’呀？休息的时候，和同学们说几句话都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让你说话。我是说你的话有些离谱。什么喜欢什么职业呀，对什么样的女孩子感兴趣呀……一个女孩子，讲这些干什么呢？排练就排练嘛。”

骂完王红英，她又找马跃进个别谈话。

她把马跃进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让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，还给倒了一杯开水。马跃进受到礼遇，有点不安：

“陈老师，有事吗？你不会骂我吧？”

陈丽丽一笑：

“我喜欢骂人，是吗？”

“你把王红英骂得哭了。”

“她哭了，你也想哭？”

马跃进说：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挨骂总是件不愉快的事。挨骂的人心里难受，骂人的人心里也未必舒服？”

陈丽丽笑起来：

“这算什么。专业剧团的导演，不但骂人，有时还动手打人呢。你说教出的戏子出不了台，其实，导演不严格，就培养不了人才。马跃进，你和王红英不同。王红英是一块木头，一块质地不怎么样的木头。你是一块璞玉，只要认真雕琢，能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玉器。你要胸怀大志，要为登上艺术圣殿努力创造条件。说得坦率些，今后少和王红英粘在一起……”

马跃进嘀咕道：

“我没和她粘在一起。每次都是她主动和我说话。我本来不想和她说话，可她喜欢找我。我总不能不搭理吧？我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“怎么不是？你是未来的歌唱家！要不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我早把你撵出宣传队了。”

“陈老师，千万别给我戴高帽子了。”

“这如何是戴高帽子？”

“人家会笑话我。”

“说，王红英刚才和你说了些什么？一五一十告诉我！”

“她说她不是十九岁，是十七岁。她说她娘怕她年纪小，受同学们欺负，故意虚报了年龄。”

“十九岁怎样，十七岁又怎样？”

“我说出来，你能保证不骂我吗？”

“你说。不骂。”

“马家湾有个规矩，男女结婚，不兴女比男大。有句流行话，‘男大十岁为郎，女大一岁为娘’。”

“是吗？竟有如此莫名其妙的规矩！”陈丽丽吃了一惊，

“说说，你对这个‘规矩’怎么看？”

“我……不以为然。”

“这就好。”陈丽丽松了一口气，“以后再不许说这些了。马跃进，我发现你的精神不大好，你吃得很差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我吃得不错。”

“你家里很困难，是吗？”

“我家里不困难。”

“别骗我。我都听人说了。你三十斤红薯吃一个礼拜，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。营养太差，也是出气不赢的原因之一。过两天，领我去你家里走一转，好吗？”

“我家里脏。”

“我不怕脏。”

“我家里远。”

“我不怕远。”

“马家湾的狗又多又凶，见生人就咬。”

“你一个大小伙子，就不能替我撵开？”

“越撵越咬。”

“吴老师说过，马家湾的狗根本不咬人。你在骗我，你不想让我上你家，担心我找你娘要吃要喝。是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马跃进脸红了，“陈老师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……我总觉得你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你越是不让去，我偏要去。你是不是在和王红英谈情说爱？你担心我向你娘告状是不是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我根本不喜欢她。”

“因为比你大一岁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也不是。我是不想你见到我娘。”

“吴老师也去过你家，你为什么不担心他见到你娘呢？”

“他是个男老师。”

“邱老师不也去过你家吗？”

“她脸上有七颗麻子。”

陈丽丽想了半天，不知道男老师和女老师的区别在哪里，脸上有麻子的女老师和脸上没麻子的女老师区别又在哪里。原来这个马跃进，同样复杂。她说：

“家访是老师的责任。即使你妈不欢迎，我也得去。”

马跃进说：

“你如果非去不可，我也无可奈何。要是我娘有什么不好，请你原谅她。”

陈丽丽一笑：

“对我不好，我就和她打一架。”

3

心里藏着什么，就如小偷隐匿着别人的某件物品，时刻担心旁人发现。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谓也。这天，陈丽丽找马跃进进行了一次完全没有必要的公开谈话，地点选在人多耳杂的老师办公室。她装模作样地坐在椅子上，跷着二郎腿，马跃进则乖乖地站在她的面前，让人觉得这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正常谈话。马跃进看出陈老师有点做作，她从来不跷二郎腿的，这一次恰好露出了破绽——连续两次失败，直到第三次才勉强把左腿架到右膝盖上去。大概觉得这样并不舒服，坚持了不到几秒钟，还是把左腿卸了下来。

马跃进想笑，死死咬住下唇。

陈丽丽说：

“笑什么？严肃一点。”

马跃进就严肃地听她讲些什么。

陈丽丽无话找话地说：

“任务压头。同学们也包括你，基础实在太差。尤其是你，扮演第一号英雄人物，占了百分之九十的戏。知道什么叫‘三突出’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所有的角色中突出正面人物，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，英雄人物中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，这就是‘三突出’。可以这么说，整个《红灯记》就是为了突出李玉和一个人，其余的人都是他的铺垫或烘托。咱们笔架山中学代表队呢，你马跃进就成了个孩子王。懂意思了吗？”

马跃进觉得“孩子王”用得有点不伦不类。你陈老师才这么大，个头也就一米六五的样子，不也是个孩子王吗？他说：“懂了。笔架山中学所有的老师中，你年龄最小，和我们泡一起，我们见了你，就像老鼠见了猫。你是真正的‘孩子王’。”

“什么？我是孩子王？”

办公室的老师都笑了。

吴老师插话说：

“马跃进没说错。从来的孩子王都是指老师。你和马跃进的同学一样大，怎么不是孩子王呢？”

一些老师哈哈大笑。

一会儿老师都走了，陈丽丽冷不丁说：

“刘学青怎么样？”

马跃进脸上有点发烧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是问她的音乐功底怎么样。”

“她比王红英唱得好。”

“好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音乐感觉好，调子只要低半度就行。”

“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感觉呢？恐怕不是什么音乐感觉好，

而是人的感觉好吧？知道‘爱屋及乌’这个成语吗？喜欢这个屋子，连屋上的乌鸦也喜欢上了……”

马跃进有点不安了，“爱屋及乌”，刘学青是只丑陋的乌鸦吗？刘学青曾经使马跃进心动过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被男生拥戴为“校花”，重要的是她的文学才华。她读的书比有些老师还多，她能背出红宝书，也能背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还能说出金陵十二钗的名字。她不喜欢出头露面，城府较深。一般人不会轻易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而她的考试成绩常常使马跃进大吃一惊。尤其是她的作文，连语文老师吴老师也赞叹不已，自愧弗如。一天傍晚，刘学青递给他一个纸团，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。他躲进寝室，偷偷解开纸团，上面写着两行娟秀的正楷字：“此诗录于县一中大字报，本人才疏学浅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望班长不吝赐教：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。蓬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姑父曾经告诉他，那是一首七律，是世界上爱情诗中最妙的一首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颌联暗指一对恋人的相见与别离，“东风”与“百花”都因为痛苦的思念变得“无力”和“凋残”了。春蚕和蜡炬都是比兴，讲思念的程度。“丝”是“思”的意思，蜡烛的眼泪不像人的眼泪么？接下来两句是对思念的进一步深化。末后就惊心动魄了，即便死了，其中一个去了蓬莱仙岛，也会有一只神鸟飞来飞去，传递消息……

接到刘学青的纸团，他觉得确实有点妙，但还不至于“妙不可言”。对于刘学青，他只是有一点喜欢而已，为她去蓬莱仙岛，为她像蜡烛一样流泪，还不至于。他在那张纸条上写下一句话，重新揉成小团。他是这样写的：“我也琢磨不透。去问李商隐，去问青鸟吧。”他拿上纸团去找刘学青，发现她在女寝室看书，就把它交给了门口的王红英，让她转交刘学青。